



倒霉男人

写给中国男人的宽心书

倒霉，但不会倒下

天佑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倒霉男人

写给中国男人的宽心书

天佑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倒霉男人/天佑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5387 - 3180 - 4

I. ①倒…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3153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王 峰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倒霉男人

天 佑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 - 86012927 发行科/0431 - 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375 千字 印张/18

版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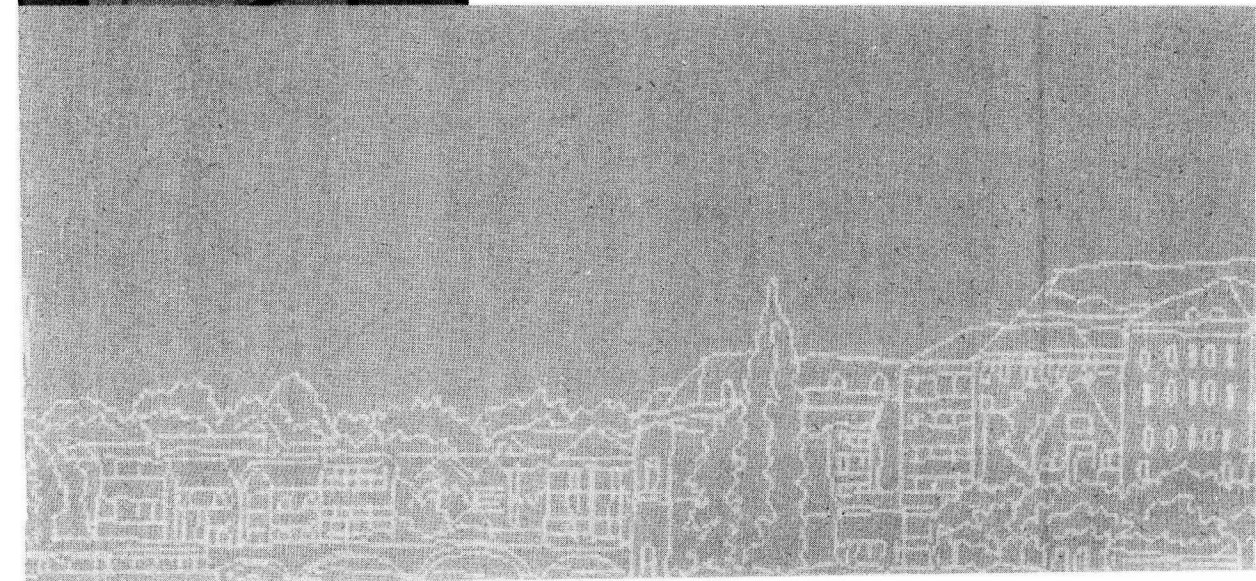


目录

- 第一章 妻子出轨 / 001
- 第二章 难上加难 / 024
- 第三章 狼狈不堪 / 042
- 第四章 离婚纠纷 / 077
- 第五章 失业泥潭 / 091
- 第六章 工作工作 / 110
- 第七章 心灵贴近 / 133
- 第八章 崭新生活 / 149

倒霉男人

- 第九章 惨遭毒打 / 165
- 第十章 创业决定 / 184
- 第十一章 起步艰难 / 201
- 第十二章 房子被卖 / 218
- 第十三章 把握命运 / 239
- 第十四章 无法合作 / 256
- 第十五章 曙光初现 / 279



第一章 妻子出轨

在深圳折腾了十五年的肖国华最近简直烦透了，先是老妈在老家摔断了腿，然后是那个在高一读书的女儿肖琳不知道什么时候迷恋上了网络游戏，成绩直线下降，他和老婆孔凡玲被老师叫去学校挨了好几次训。本来这应该结束了吧？这工作上又捅了大娄子。他派手下的一个业务员刘志辉去一个关系单位收一笔两万三千块的小货款，谁知这小子居然卷款而逃。一查，原来这小子应聘时的身份证是假的，现在去哪里找人啊？深圳这么大，这小子就是不跑远，换个名字，就在马路对面的工业区里，你也没地儿找去。还好这小子不是自己亲自招聘的，否则绝对是说不清楚的。

在总经理秦勇的办公室挨了一顿臭骂，他委委屈屈地走回办公室。见他进来，正在一起嘀咕什么的几个业务员赶紧散开，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装模作样地做着自己的事。

委屈这东西就好比一泡尿，虽然憋得你难受，可你也不能当众发泄。尤其是肖国华，在这群年轻人面前更是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不快乐。

于是，他假装无所谓的样子，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轻声地哼了几句家乡小调。可是，没哼两句，他觉得胸口有股气憋在那里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于是停了下来。拿起桌上的水杯，结果却是空的。自己的杯子永远都会有水的，今天怎么空了？

稍微一想，明白了，准是这帮小子以为自己要倒霉，当不成这个部门经理了，所以也就不给自己倒水了。

不倒就不倒，他站起来准备自己去饮水机前倒水。副经理官昌菊赶紧跑过来，满脸笑容地道：“老大，真不好意思，忘了给你倒水。”

说完，接过他手里的杯子，摆着她的大屁股去倒水了。这个女人脸长得还算勉强，就是那屁股太大，就像是一口行军锅安在两条细细的腿上面，随时都有把两条腿压散架的可能。

肖国华虽然不是一个欲火焚身的色情狂，但是他跟所有的男人一样，只要在有人的地方，他眼睛就不由自主，就像雷达一样，不断搜索美女。甚至只从头发，乃至背影上就能判断出，这个女人漂不漂亮？一旦发现是块鲜肉，那一定是心里流着口



水,将她在脑子里扒个精光。

可是,对眼前这个官昌菊,他是无论如何也提不起胃口。倒不是因为她那硕大的屁股,而是因为这个女人总在高层那里嘀嘀咕咕,颇有想将自己取而代之的架势。

这要是在以前,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大屁股女人,可是,现在却不行。现在金融危机,公司的业务不好,总经理秦勇整天脸阴阴的,说不上哪天就是狂风暴雨。以往肖国华是从来不担心失业的,但是现在不同了,他现在有压力了,因为他一年前终于倾尽在深圳十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小三室两厅,从无房族变成了有房族。现在装修的债还没有还清,要是失业了,那房子岂不是要被银行收走?

一转眼,官昌菊就把水端了回来,满脸笑容地道:“老大,喝水。”但是,她根本掩饰不住那份虚伪。

“谢谢。”肖国华坐下来,心里盼着大屁股女人赶紧离开,他好清静一会儿。

谁知,官昌菊不但没走,反而神秘兮兮地问:“秦总怎么说?”

肖国华回答:“怎么说?先报警,然后扣钱呗。”

“扣钱?都扣谁的?”官昌菊露着一口雪白的牙齿,就像一头饥饿的母狼。

肖国华懒洋洋地道:“相关责任人,秦总、你、我还有小崔。”

“干吗扣我的?派他去收账的又不是我?”官昌菊一脸的不高兴。

“这事你别问我,问秦总去。”肖国华巴不得她赶紧走开。

“哼!”官昌菊一转身,大屁股在肖国华的面前划出一道充满诱惑的弧线,消失在门后了。

肖国华长出一口气,坐了下来。

他心里想笑,却硬是强行咬牙努力地憋着,就像在大庭广众下忍着大便。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但却不得不装着是正人君子。同时最重要的是,觉得现在官昌菊一定是去找秦总了,而且,他也能想象出会发生什么。

想找根烟抽,他伸手去包里摸,可摸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摸出来,这才想起,早上就把最后一根烟抽了。去楼下买?他摸出钱包,看看那里面只有可怜的两百块钱,想想还是算了,孔凡玲不是老让自己戒烟吗?就此戒了吧。

按理说肖国华的收入也不算太低,六千块的基本工资,每月还有一些业务提成,除了交保险的,每月拿到手的最低也有一万块。可是,自打去年有了房子,他忽然觉得,自己的部分钱越来越不够用。每月房贷六千五百块,雷打不动地要扣,自己那辆破捷达虽说公司每月给补助一千五百块,但是还要贴上几百块。给老妈每月的五百块生活费是必须要寄的,每月的管理费和水电费也要几百块。偶尔女儿肖琳还要些零花钱,剩下的就是吃饭了。以前肖国华还偶尔能请部门的同事吃个饭,现在连自己吃快餐都要算计着花了,以前吃商务套餐,现在只能吃路边摊的便宜饭了。

家里的开销都要靠孔凡玲那四千多块钱工资,孔凡玲在关外一家叫永泰的工厂当会计,这么多年一直没换过地方,工资从当初的一千多块涨到现在,也算是到头

儿了。

唉,在深圳怎么就这么缺钱呢?他叹了口气。

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孔凡玲。“你今天有应酬没有?”她问。

“没有。”他慵懒地回答。

“那好,你早点回家给肖琳做饭,厂里今天有事,我不回去了。”孔凡玲道。

“嗯,下班我就走。”肖国华回答。

最近孔凡玲的工厂事情越发得多,她经常不回来。怪事,市里的这些工厂现在订单都少得可怜,她们那边怎么忽然忙起来了?

公司到家其实并不远,每天这条路肖国华都走得熟得不能再熟了,可是偏偏就是今天他出了事。他正要往家里转弯,车速很慢,忽然,有人拍打他的车窗,他放下车窗,有个人喊道:“你撞人了!”

撞人?不可能!他转弯的时候根本没有见到前面有人,怎么会撞到人?

他走下车,看见一个穿着像民工的人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他第一反应就是遇到撞车党了,有几个人马上冲上来,喊着让他赔钱。

肖国华想打电话报警都没机会,被几个人围在中间吵得头疼。

不知吵了多长时间,两个巡警骑着摩托车过来,大概问问情况,就说要大家去派出所。谁知,那几个人说什么也不肯去,非要肖国华赔钱。

看看表已经到了肖琳放学的时间了,要是去派出所,肖琳见家里没人就非常有可能跑到哪个黑网吧去,到时候,她在哪里玩一个晚上也不一定,若是那样就糟了。于是,肖国华只好答应赔钱,对方一定要五百,最后,他把钱包拿出来给对方看,说自己只有两百,那几个人骂了声穷鬼。招呼起地下的人,拿了钱,当着巡警的面,大摇大摆地走了。

肖国华看着巡警,问:“这事你们也不管?”

巡警摇着头:“我们管了,说去派出所,你不去,你怪谁啊?”

是啊,能怪人家巡警吗?自认倒霉就是了。世界上到处都有倒霉的事,怎么倒霉的事偏偏跟自己如影随形?

倒霉从来都是命运所挖掘的陷阱,倘若跳过去了,前面将是一马平川;倘若没有跳过去,就会直接栽在这个陷阱里。

肖国华把车开进自己楼下的停车场停好,到旁边一个能刷信用卡的便利店买了点菜,匆匆地回到家开始做饭。

可是,当他把一切都准备好,坐在沙发上等了半天,肖琳根本就没回来。打她电话又是不在服务区,再拨她老师的电话,才知道学校下午体检,早就放学了。

不用说,肖琳肯定是跑到不远处的城中村的黑网吧去上网了。

想当初,肖琳是多么优秀的一个孩子!成绩一直都是学校的前十名,怎么一迷恋上了网络游戏,就变成了这样?



今天也怪，肖国华走遍了城中村里所有他知道的网吧，居然连肖琳的影儿都没看见。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慢慢地走着，心里的滋味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路边有不少卖各色小吃的小店，里面各种香味一起扑过来，这让肖国华的胃里就像有无数的小虫在噬咬着一样。他摸摸口袋，那里只有一个没有一分钱的空钱包，里面有几张银行卡和一张信用卡。银行卡里基本上都没什么钱，信用卡倒是可以透支，但是，他觉得取现手续费太贵，取一次现，手续费都够家人一天的菜钱了。

走过一个小公园的时候，他忽然心里一震。他看见有两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模样的人在一起亲吻拥抱，男孩子他没有看清楚，但是那女孩子书包上的几个卡通图案却让他立刻认出，那就是肖琳。

他很想冲上去将肖琳和那个男孩子拉开，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不能这样做。于是，他赶紧找个角落把自己隐藏起来。

他的脑子现在乱得不行，他不知道现在肖琳和那个男孩子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看他俩那个样子恐怕哪一步都过了吧？

肖国华的心跳得厉害，手也抖得厉害。他拿出手机，想给孔凡玲拨个电话，但是，一连几次都拨错了号码。

终于拨通了，但是，孔凡玲却一直没接。她在忙什么？

爱情在不该来的年纪像一朵罂粟花，品尝的后果，肖琳将无法承受。

再拨孔凡玲的电话依旧没人接。

自己接下来怎么办？直接找肖琳谈？又怕她承受不了，万一来个离家出走什么的，那可就糟了；不谈，她和那个男生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正当肖国华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再一抬头，发现肖琳已经跟那个男孩子站起身来。那男孩子搂着她的腰，两个人慢慢地向城中村的村口走去。

肖国华知道这是他俩要回家了。为了不让肖琳发现自己，他赶紧绕了几个小巷子，小跑着赶在肖琳回家之前到了家里。

整个过程比地下党还紧张，在厨房里他不住地喘着气，样子就像一条阳光下的狗。

不一会儿，肖琳进了门，肖国华这才注意到，虽然她才十六岁，但是已经发育得很好了。她个子高，皮肤白，眼睛大，长相清纯，无论在哪里都会引人注目。

“回来啦？今天好像晚了？”尽管肖国华心里泛着不快，但是还是表现得一点事也没有。

“哦，我电话坏了，顺便去修修，耽误了一会儿。”肖琳放下书包，一头钻进了洗手间。

肖琳现在之所以变成这样，可能是自己和孔凡玲犯了事事管、时时管的毛病，做

了很多事，效果却不好。

父母看到孩子出了问题，就很容易想法当法官，这是很危险的。孩子的内心世界现在自己跟孔凡玲根本不了解，现在她出了问题，不了解其内心世界便无从谈起。

肖琳在洗手间足足待了有二十分钟。这孩子的性格就这样，做什么事都慢，不知道她在洗手间里干什么。

“吃饭了！”肖国华对着洗手间喊道。

里面没声音，肖国华摇摇头，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在肖琳面前表现出什么异常来。好不容易，肖琳才从洗手间出来，可是，吃饭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怎么？爸爸做的饭不好吃？”肖国华问。

“还行。”肖琳的语气明显是敷衍，然后低头吃饭。

现在，肖琳经常这样，她根本不想跟肖国华和孔凡玲交流。

肖国华很想跟她谈谈，告诉她要洁身自爱的道理。可是，这话怎么也开不了口。

恋爱，在成年男女这里都是难以把握与难以控制的事，更何况是生理与心理都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那就更是难以把握与控制了。

既然自己发现了肖琳的早恋，那就要控制。

就在他搜肠刮肚地想着怎么暗示一下肖琳不要早恋时，肖琳忽然说：“爸，明天我要交补课费，你给我一千块钱。”

现在学校三天两头地收钱，这补课费也是高得越来越离谱，你还不能不交，因为补课也讲新课，你不参加就跟不上。肖琳的成绩本来就下降得厉害，不补课那是根本不行的。

可肖国华身上并没有钱，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你妈明天才回来，你后天再交行不行？”

谁知，肖琳脸色一冷，道：“后天交同学们会怎么看我？多没面子啊？”

肖国华赶紧道：“好好好，等我下去楼下给你取。”看来又要从信用卡上取钱了。

一提到钱，肖国华就烦，这一阵子老妈摔断腿，断断续续地也寄了一万多块钱回去。前两天弟弟打电话来，说老妈的腿恢复得很慢，说要复诊，希望他能再寄一点钱回去。他答应说下个月一发工资就寄，现在肖琳又要交补课费，真有点吃不消。

男人如果没有钱，在别人面前是抬不起头的。就像肖国华，以前一直租房子，每次孔凡玲回来对他说哪个同事又买了房子的时候，他总要经历一场心理煎熬。

其实，他们的房子不是不能早点买，以前他是主张在深圳关外买一套的，可是，孔凡玲总说那是穷人住的地方，再说对孩子教育也不利，一定要坚持在市内买房子，就这样，从房价几千块就开始看房，总觉得贵，直至看到一万二三。前年终于房价有点下降的意思，他对孔凡玲说买吧，结果，孔凡玲说再等等，谁知，去年一过年，这房价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根本没有停下来意思。原来看过的一万二三的房子转眼就变成了一万五六。孔凡玲这下急了，赶紧拿出老本，交了首期。现在这个片



区的房子均价都超过了两万。

这房价咋涨的？前几天搬个梯子还能勉强够着最低的树枝，现在，简直快成天上的月亮了。

“还有啊，等下你还得多给我三百块钱。”肖琳眼睛都不抬地说。

“还要三百干什么啊？”肖国华问。

“我同学过生日，大家都送礼物，我也不能不送是吧？再说，我身上零花钱也没有了，不得身上有点钱啊？”肖琳看了他一眼，肖国华觉得那眼神里充满轻蔑。

肖国华有次看到一本书，书名叫《男孩穷着养女孩富着养》，主要意思就是富养女儿能培养出品位不凡的女性，而穷养男孩能培养其坚忍和顽强的性格。按肖国华的理解就是对女孩子的富养，并不是指娇宠和溺爱，而是在不过分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她对物质的需求，让她不会对物质特别期待，说白了，就是让她别太拿物质当回事。只有这样她长大后才不会轻易被物质所诱惑，不轻易上男人的当。

现在怎么办？他咬咬牙说：“那好吧。”

肖琳将来是要嫁人的，必须培养她鉴别事物的眼光，不要将来被别人的一块蛋糕就给哄走了。

以前没有房贷的压力的时候，肖国华经常带着肖琳出入各种场合，他觉得这样能增加肖琳的阅世能力，让她不轻易被各种浮华和虚荣所迷惑。一个没见过大世面的女孩，在纨绔子弟的糖衣炮弹下，很可能被花言巧语所击败。而富养的女孩，因为见识多，独立，有主见，明智，很清楚自己真正追求的东西。

可是，现在，自己倒是培养出了她对物质的满不在乎，但也让自己遇到了尴尬。

父女俩慢慢地吃完饭，肖琳进房间写作业，肖国华慢慢地收拾完厨房，然后坐在沙发上。又想抽烟，可是，家里没有烟，想想自己已经一下午没有抽烟了，不如试试从今天开始就不抽了。

自打住进这个房子，肖国华明显地感到了压力。以前在城中村住农民房，虽然每月交房租给房东，像是吃了亏，可是，那时候自己还能跟手下的人经常喝喝小酒什么的，现在做了有房族，他怎么仿佛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首付和装修的钱不仅挖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让他们欠了朋友的债。肖国华两口子赚的是普通薪水，去掉了生活成本和还房贷的钱，很多时候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到现在为止，借朋友的钱还一点没还上。

自己是男人，天塌下来也得自己扛着。

其实，肖国华不是不能捞点外块，只要他稍微动动心眼儿，飞一两张单，也不至于过得这么捉襟见肘。只是，他觉得这样很对不起公司，很对不起秦总。

正想着，电话忽然响了，是他的一个客户陈老板。他欠了公司六十多万的贷款，秦总一直叫肖国华催，可是，这个陈老板总是推三推四地不肯还钱。

他接起电话，道了声：“你好，陈老板。”

对方那里似乎很吵：“肖老弟啊，我很想见你，能不能出来坐坐啊？我就在日升卡拉 OK 啊。”

日升卡拉 OK 离肖国华这里不远，去那里连车都不用开。这陈老板平时约他总见不到，现在去见见他也好。

于是，他对在自己房间的肖琳喊了声：“肖琳，你好好做作业，爸爸出去一下。”

肖琳哎了一声，也没出门。

肖国华走在小区的路上，不知道是谁家的音响在放着潘美辰的那首歌：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以前，肖国华听见这首歌总还是有点希望的，现在听见这首歌怎么如此的刺耳？

想想自己跟孔凡玲，有好几年，周末不是在家休息而是没完没了地去看房，现在终于有了房子，可是，却忽然发现生活全变了。

以前，一家人还能去吃个大排档，买个新衣服什么的，现在，一切都是为了房子。

每天最担心的就是公司能不能按时发工资，借的钱可以晚还，可是房贷却是不能晚还一秒钟。他和孔凡玲现在每天还是喜欢看房价，房价又涨了，他们开始庆幸自己早日加入了“组织”，不然的话，还得看着房价上涨而没有加入“组织”的资格。

可是，这在“组织”里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好混的，于是，开源节流成了两个人每天必须做的。以前去超市买菜，现在改去对面城中村的市场了，开始一毛一毛地跟小贩砍价；穿衣服也开始去华强北的那些所谓出口转内销的店，除了肖琳，孔凡玲跟肖国华的衣服绝对不超过五十块；再后来，发展到看电视不开灯，洗菜水不倒留着冲厕所等。用肖国华的话来说，现在整个是一个葛朗台家族。

每次看到报纸或电视上说谁中了五百万，肖国华就想去买十块钱的，可是，每次这个想法都叫孔凡玲制止了，说还不如买十块钱肉来得实在。想想也是，自己没有那个财运，别去给他人作贡献了。

如果手头有钱，肖国华会选择提前还贷，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房贷利息的支出，更重要的是可以过那种无债一身轻的日子。而且，他和孔凡玲的房贷是十五年，如果不提前还贷，利息支出是非常巨大的。

可是，这也就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现在连日常生活都有问题，哪有钱提前还贷呢？

到了小区门口的银行，他想了想，用信用卡透支了两千块，给肖琳一千三百块，自己还剩七百块，车子该加油了，得留点吃饭钱、加油费和过路费吧？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发工资。

走到日升卡拉 OK 的门口，小崔打来电话，他张口就很不客气地问：“肖经理，你凭什么扣我钱？”

“叫你去跟刘志辉收款，你偷懒不去，他卷款跑了，扣你五百算轻的。”

“你这人有没有一点同情心？我一个月底薪才两千五，上个月的业务提成少得



可以忽略不计，你扣我钱还有没有点同情心？”

这个小崔跟官昌菊整天腻在一起，肖国华一直觉得他是对那个硕大的圆形物体有迷恋感，不然的话，他怎么处处跟自己作对而处处维护官昌菊呢？

“同情心？小崔，你说这话就特没意思了，我要不是有同情心，按照末位淘汰制，你早都被淘汰去人才市场了。要不是我在秦总面前说你还有两个订单在跟着，你还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吗？”

“你这种口气就是想逼我自己辞职吗？”小崔说这话明显有点底气不足。

肖国华站在路边，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冲他抛着媚眼儿。他转了一个角度，说：“辞不辞职是你自己的事，扣钱不是我扣的，我也没有这个权利。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做人要厚道，不要看有人表现得特别关心你，你就感恩戴德，没准将来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挂断电话，肖国华一转身，那女人还冲他笑：“老板，请我进去喝一杯呗？”

他不理她，继续往前走，没承想那女人居然上来拉他。他使劲甩开她，一溜小跑向日升卡拉OK的大门跑去。

那女人在后面狂笑着：“你真不是个男人。”

不是男人？以前肖国华没买房子之前还是很男人的，出去应酬偶尔也风流一下，可自打买了房子，他还真没干过一次这种事。唉，没有钱，做男人难啊。

肖国华进了包房，发现那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陈老板还是带着他那个出纳兼情人咪咪。这个咪咪的名字叫得真贴切，因为她长了一对汹涌的咪咪，那尺寸要是去国际上选美估计也能弄个铜牌。

另外两个没见过，据说都是陈老板的客户，看样子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两个人都搂着个小姐，像啃苹果一样啃着。

见肖国华进来，陈老板立刻满脸笑容地上来跟他握手，咪咪也过来用咪咪蹭他。

肖国华几次想谈谈那笔货款的事，可陈老板一直说今天只喝酒不谈生意，没等肖国华反应过来，就塞了一个坐台小姐在他身边。

坐台小姐穿一件粉红色的高开衩旗袍，胸部丰满，腰肢纤细，两条修长的大腿轻轻颤动着，往肖国华身边一靠，他的下面马上就有了反应，赶紧喝口啤酒压住。

胡乱喝了一阵子，肖国华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对陈老板说：“你那笔货款得赶紧打回来啊，秦总现在都急了。”

陈老板笑着说：“兄弟，你别催我啊，现在金融危机，我这不是周转不开吗？这么着，你再容我两个月，我一准儿还上。”

说着，他一使眼色，咪咪马上靠过来：“肖经理，咱们都这么多年的老关系了，陈老板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现在真是遇到难处了，就麻烦你在秦总那里通融通融呗。”她的大咪咪蹭在肖国华的身上，痒痒的。

肖国华往一边闪闪，显得很为难地说：“陈老板，你要理解，你应该知道这笔货款

我们公司也是很急需的。再说，收不回来，秦总能饶了我吗？”

陈老板嘻嘻一笑：“这个我能理解，所以啊，不会叫肖经理你难做的。”说着，从身边的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就往肖国华的包里塞。

肖国华拼命地拒绝，陈老板也就不再说什么，举杯跟肖国华喝酒。

喝了一会儿，肖国华感到有点头晕，而他身边的小姐又不断地摸他。肖国华对性诱惑一直缺乏抵抗力，她这么一摸，他再也忍不住，也跟陈老板那两个朋友一样，抱着小姐放肆起来了。

陈老板走过来，悄声地问：“要不要上楼？”

日升卡拉 OK 的楼上就是炮房，上去就可以开炮。

但是，肖国华心里毕竟有事，肖琳还一个人在家，于是，他摇摇头说：“不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说完，一个人走出了包房。

日升卡拉 OK 的走廊里霓虹乱闪，肖国华觉得有些晕。他摇摇头，忽然发现眼前人影一闪，白衬衣，黑裙子，似乎是孔凡玲，她不是在关外的厂里加班吗？

他定定神，却不见了那个影子，走廊里只有几个站得笔直的服务员，是自己眼花了？

他往楼下走，每个迎面走来的服务员都似乎很熟悉地打着招呼，每一个迎面而来的美女的微笑似乎都含有深意。

在大门口儿，他又拨了一次孔凡玲的电话，这次她倒是很快就接了。电话那边很安静，没有任何的背景声，他问：“怎么打你电话好几次也不接？”

孔凡玲回答：“哦，刚才跟马总陪税务局的人吃饭，电话落在他车上了。”

孔凡玲所说的马总叫马克鑫，是孔凡玲的中学同学，孔凡玲给他当了十多年的会计，他跟肖国华也很熟。有时候肖国华跟孔凡玲闹点别扭，他还出面给调节，很有点大舅哥的意思。

“哦，本来想跟你说说肖琳的事情，可现在喝多了，一时说不清楚，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肖国华感到酒有点往上涌。

“喝酒？你晚上没给肖琳做饭吗？”孔凡玲似乎有些不高兴。

肖国华回答：“做了，是陈老板叫我出来的，本来我想跟他要那笔货款，可这小子就是赖着不还。我这就回家去。”

“那好，别让肖琳一个人在家，她胆子小。”孔凡玲出人意料地没有发火。以前肖国华出去应酬她总会唠叨一阵子的，今天倒是很奇怪。

放下电话，肖国华沿着路边的林荫道慢慢往家走，不停地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冲他笑，他一直视而不见，不是眼神不好使，而是囊中羞涩，没法跟她们搭讪。

肖国华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可自打住进了新房，有了这房贷以后，压力大了，不知怎么搞的对那事也没什么兴趣了。有时候孔凡玲有要求，他也是很勉强，每次都是草草收兵，弄得孔凡玲对他的表现也不尽满意，结束时态度冷冰冰的，让他很



沮丧。

走到楼下，仰头看去，发现肖琳的房间还亮着灯。他想，这孩子虽然早恋了，但是，学习还是没忘了。

他走进门，没有开灯，走到肖琳的房间门口，却听见她在里面打电话，说得热火朝天，内容却是她这几天就要到多少多少级什么的。

肖国华这个气啊，本以为她这么晚没睡觉是在做作业，谁知道却是跟别人打电话！

他一下子推开门，肖琳正把腿跷在桌子上打电话，听到声音，她转过身来，冲着肖国华嚷道：“你干嘛？有没有礼貌？随便开女孩子的门？”随手放了电话。

“你太让我失望了！”肖国华痛心疾首地说。

“我知道，我不是好孩子，那你掐死我啊？”肖琳似乎也很生气。

这句话还真把肖国华噎住了，是啊，这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难道真能把她掐死？他压了压怒火，说：“肖琳，你能不能让爸爸妈妈少操点心？别去玩那些游戏？”

肖琳站起身来，反驳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我们读成书呆子或者在训练场上重复某个标准化动作甚至不惜折磨人的肌体，却害怕我在电脑游戏里享受体育的乐趣？”

“游戏是体育？你别闹了，要是体育，你能成绩下降得这么厉害？我看你现在是成瘾了。”肖国华感到胸口压抑得要爆炸了。

肖琳把手机丢到床上：“老爸，你能不能换个思维？美国的拉里和布林年少时着迷于电脑因此长大后创造了全球最伟大的互联网公司，你为什么对我一天打一两个小时游戏的行为感到恐惧？”

“换什么思维？这是中国，拉里和布林在中国也得先考上大学，然后才能去办公司。”肖国华道。

肖琳带着一脸鄙夷：“我真奇怪你们这些成年人，不去研究孩子们拥有的乐趣却任由一些所谓的专家用奇特的方法治疗网瘾救人？”

肖国华一愣，他不得不承认，肖琳的思维跟自己有很大的差异，自己还真不知道怎么能说服她。

但是，他还是强词夺理地说：“不能玩就是不能玩。”

他转身要走，肖琳在后面说：“理屈词穷了就拿老爸的权威来压人是不是？对了，把钱给我。”

肖国华转过身来，打开包，这下子让他大吃一惊。刚才他拒绝了陈老板的那个信封正在自己的包里，厚厚的，看那厚度足足有两万块。

他赶紧数了一千三百块钱拿给肖琳，对她说：“爸爸有点急事，你赶紧睡觉，明早还要上学。”便匆匆地出了门。

然而，当他赶到刚才的房间，却发现陈老板已经走了，服务生正在打扫卫生。

他赶紧拨陈老板的电话，却一直是在占线。

他心情有点急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在公司这么多年，要说小来小去的礼物倒是或多或少地收了一些，客户请的饭也没少吃，但收这样一大笔钱的事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不然，他也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待这么久。

他走出日升卡拉 OK，心情复杂地往前走，他感到后腰酸疼，就用手不断地敲着。

“大哥，需要按摩吗？”路边忽然有人叫他。

他定睛一看，是一个河南口音的女人。

“大哥，你看，我这儿绝对是厂妹，绿色的。”女人一指，他看见不远处有几个女孩子站在那里。

他笑了一下，道：“款式太少。”

那女人笑了：“大哥，你真有眼力，我那边还有个今天刚出来的。”她一招手，从远处的树荫下走出一个个子高高的，头发长长的女孩子，白衬衣、黑裙子，看上去很羞涩，犹如垂柳一般安详。怎么又是这个打扮？他一下子想起孔凡玲，于是，赶紧摆摆手，说：“不要，不要。”

“这样的你都不要？”河南女人一脸的不相信。

他拔腿就走，可是，那女人一把把他拉住：“先生，只要一百块，真的，她真是第一次出来。”

肖国华想：“我不能这样，这在我家附近，要是叫熟人看见，我也成了社会阴暗面了。”

事情怎么这么巧？就在他想摆脱这个河南女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辆奥迪 A6 在马路对面停下。车上下来一个身穿白衬衣、黑裙子的女人，那正是他的妻子孔凡玲。不用说，那奥迪 A6 里坐着的肯定是她的老板马克鑫。

这么晚他还把孔凡玲送回来？

他正想走过马路跟他们打招呼，他惊讶地发现，孔凡玲急匆匆走进路边一间成人用品商店，买了点什么，走出来钻进了马克鑫的奥迪 A6。

那一刻，肖国华几乎窒息，眼前一黑，几乎跌倒。

河南女人还喋喋不休：“先生，一百块，多便宜啊！”

马克鑫的奥迪 A6 慢慢地启动了，向离家相反的方向驶去。肖国华想都没想，甩开那河南女人，冲上马路，拦了辆出租车，叫道：“跟上前面那辆奥迪 A6！”

马克鑫的奥迪 A6 有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车牌号 SB250。有一次肖国华问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个号码，他回答说：“我当初选择了我老婆没选择孔凡玲难道不是 SB250 吗？”

当时，肖国华还哈哈地笑着：“现在也没人拦着你啊，你要是心里还有着孔凡玲，我立马把她转让给你啊？”

马克鑫阴阴地笑着：“还是放在你那里的好，保险，我要是想用随时套现就好了。”



肖国华一直以为马克鑫这是开玩笑，现在看来，他那哪里是开玩笑啊？有一种骗人的绝招儿就是跟你要骗的人说实话，这样，他就以为你是在开玩笑。

人就是这么贱。说真话，他就以为是开玩笑，而越是遮遮掩掩，他越疑心。

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鑫还是孔凡玲，把这个技术都掌握得驾轻就熟啊！

说到这里，肖国华想起来了，有几次他晚上喝得醉醺醺得回家，看见孔凡玲都神秘兮兮地打电话，他问：“是谁啊？是不是情人啊？”

孔凡玲都不动声色地点头，说：“是啊，是跟情人打电话，你怎么着啊？”

每到这时肖国华都说：“找情人没问题，找谁也不能找马克鑫啊？”

孔凡玲问：“为什么？”

肖国华一般都淫笑着：“那小子把年轻的勇往直前都给他老婆了，到了没冲劲儿的时候来找你，你不是亏了？”

孔凡玲于是就会冷笑着：“你怎么知道人家现在没冲劲儿了？”

肖国华便反唇相讥：“有冲劲儿还把你放在我这里存着？”

对于孔凡玲和马克鑫之间的事，肖国华真的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当真，他一直以为，马克鑫和孔凡玲是最好的同学，而自己也跟马克鑫是朋友。

谁想到，今天一切都是真的了，这还真叫他不相信。

马克鑫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人跟踪，车子开得中规中矩，不快也不慢，看来心情不错。

期间，陈老板回了电话，问肖国华打电话干什么？肖国华回答说自己不能要那钱，明天一大早就给他送回去。

陈老板笑了：“兄弟，你何必呢？那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肖国华道：“陈老板，咱兄弟是兄弟，可你也不能把兄弟往火坑里推啊？你不能让兄弟为难啊，我还要养家糊口，你可别把我的饭碗砸了。”

陈老板想了想说：“那好，我知道了。不过，我明天出国，那钱先放在你那里，回头见面再说吧。”

肖国华想想也是，就说：“那好吧，你回国以后给我电话。”

放下陈老板的电话，他眼睛不眨地盯着前面的 SB250，司机问：“您是公安局的？”

肖国华说：“我是保密局的。”

司机吐了一下舌头，不再问话。

车开了二十多分钟，进了一个高档小区，肖国华知道，这是马克鑫的家。他很奇怪，马克鑫怎么敢把孔凡玲带回家，他不怕他老婆吗？肖国华见过他老婆，一身名牌，但是一张嘴就粗鲁，真不知道马克鑫当年怎么想的，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

他叫司机远远地跟着，看到两个人从车上下来。马克鑫和孔凡玲有说有笑地进了他家的楼梯口。肖国华顿时浑身抖得厉害，他很想冲上去，但是终于没动。他把

钱给了司机，自己坐在花园的长椅上。

这是一栋很高的楼，他不知道哪个窗口是马克鑫的家。

他很想打电话给孔凡玲，但是，却发现手机没电了。

他坐在那里喘着粗气，感觉到胸口就像要爆炸一样。难道，这就是自己婚姻的结局？

肖国华在那把椅子上哆哆嗦嗦地坐了两个多小时，脑子里山呼海啸，把自己跟孔凡玲从相识到结婚，再到这么多年像DVD快放一样重复了一遍。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孔凡玲居然在这个年纪出轨了，而且还是跟马克鑫？

肖国华越想越恼怒，他想到了离婚，但让他放不下的是肖琳，她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管教一下就有可能重新走上正轨；如果放纵下去，就有可能毁掉这一生。自己离婚倒无所谓，她怎么办呢？肖国华相信自己喜欢那丫头胜过爱自己。

他心里感到很憋屈，觉得自己的婚姻有可能就此完蛋了。

天下起了雨，他没有找避雨的地方，就那样坐着。想着孔凡玲现在跟马克鑫可能正在床上翻滚着，想着她跟自己做过的每一个动作正在跟马克鑫重复着，他心如刀绞。

雨还在下着，肖国华的脊背蹿上一阵寒意。一个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十八九年、一个绝对信任的女人，却有这样可怕的行为，而且是跟一个自己认为最不可能的人。他不知道是否该嘲笑自己的愚蠢。

痛苦就像锋利的刀，刀刀都割在肖国华的心上。

直到两个保安过来询问他找谁，而他又不肯说的时候，他脑子里才有些清醒。自己不能在这里这么下去，闹，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还是想想再说吧。

他走到马克鑫家小区门口，拦了辆出租车回到家里，而这时，他已经抖得像一片树叶。

他知道自己可能是感冒了，赶紧在抽屉里面找了些药吃下去，然后自己给自己烧了碗姜汤喝了。

自己不能病倒，病倒了浪费钱不说，部门里很多事非乱成一锅粥不可。

肖国华把陈老板的那个信封放在床头柜里，然后将两床被子压在身上，他一定要好好地发发汗。

可是，他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自己是不是要原谅她呢？

以前自己在外应酬也有偶尔偷腥的时候，那时候，孔凡玲不管是不是掌握了自己的把柄，总会开玩笑地说：“老公你在外玩没事，记住，把子弹用完了，可要把枪扛回来啊！”

可是，现在她出轨，自己心里怎么就这样难过，无论如何过不了这道坎儿呢？

其实，自己应该早就发现孔凡玲的不对劲了，有一次，肖国华正好去关外路过她工厂，打电话给她，她说自己在逛商场，可是里面的背景噪声却完全没有！那天肖国